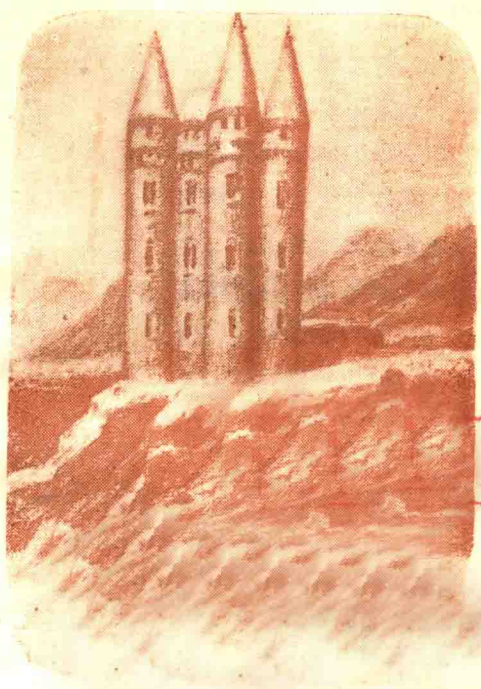




圣诞树

[法]米歇尔·巴达



时

·巴达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圣 诞 树

〔法〕米歇尔·巴达

韩沪麟译

责任编辑：龚绍忍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32,000 印张：7.125 印数：1—38,700

统一书号：10109·1362 定价：0.56元

前 言

目前,外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我国翻译出书的还不很多,因此在前言中,先简介一下作者的情况,想来还是必要的。

本书作者米歇尔·巴达 (Michel Bataille) 一九二六年生于巴黎,原籍是奥凡涅省。早年,他攻读建筑学。一九四七年,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巴脱里克》得斯汤达奖。一九五〇年,在《太阳的行程》一书中,他叙述了在非洲艰苦的旅行生活和对大埃及研究的新的发现。继而辍笔。十三年后,他放弃了建筑生涯,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五日秋》、《天火》、《海上金字塔》、《疯人城》、《深仇大恨》、《美好的日子》、《海上的灰烬》等,几乎一年出一本。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圣诞树》是他的代表作,使他获得了费加罗文学金笔奖;后来,小说搬上银幕,在电影界也引起了轰动。

本书的主人公是父子两个。因装载着放射性物质的飞机爆炸,使十多岁的儿子得了致命的原子病。丧偶不久的父亲,复又遭此沉重打击,痛不欲生,却无可如何。父子俩各自隐瞒着痛苦和悲哀,强颜欢笑,忍受着难以抗拒的、即将临近的死亡的威胁。

全书犹如一幅色彩浓艳的油画，一首委婉凄恻的哀歌。书中主人公之一——洛昂·赛居尔，对原子狂人残害人类的声声泣诉，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作品达到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作者用的是什么艺术手法呢？

首先，作者精心塑造了受害者——巴斯加尔这个形象。为此，他安排了不少情节和对话，一笔笔认真地勾勒这个人物的特征，刻划他的心理状态。非常自然地，让一个聪明、活泼、天真、富有同情心的儿童活生生地从书中跳出来，站在我们面前，用无声的语言，向我们倾诉着他的不幸遭遇。无疑，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想方设法使读者喜欢他，愈是喜欢他，就愈加同情他，从而联想到他的死因，终于诱发读者得出他所期望的结论。

其次，作者花了许多篇幅，细致地描述了洛昂·赛居尔和他的孩子相依为命，情真意挚的父子感情。作者还特意安排了一个重要情节，来烘托父子间的深厚感情：孩子得了不治之症，生命只不过三个月了。父子俩分别从不同的途径知道了这回事，但双方一直都互相隐瞒着真情。真相大白之后，他俩仍然克制着各自的内心痛苦，若无其事地“高兴地”生活着，尽量减少对方的烦恼。直到巴斯加尔临死前一刻，他都没向父亲透露出一句伤感的话，仅仅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万事如意”四个字，作为圣诞节的礼物献给他的唯一的亲人。作者的匠心所在，是企图通过这对父子感情的发展与深化，以人皆有之的天伦之情拨动读者的心弦，使他们对人为地造成了他俩演出的这一幕悲剧寄

予深深的同情，从侧面为主题思想服务。

第三是对书中另一个重要角色——狼的安排和刻划。它象一个幽灵似的自始至终地追随着巴斯加尔，它不仅闯入到他们的家中，而且进入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并和他们在精神上融为一体了。作者不仅对狼的外形、习性做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观察，对它的心理特征作了详尽的剖析，而且在书中描述的不少富有童话色彩的传说，几乎都是烘托狼的形象。他在动物中选用了狼作为巴斯加尔的知心朋友，无非是认为狼的特性最能表现出洛昂父子受害后的心理状况。他们由痛苦转为绝望，由对世界的极端仇恨，转为蔑视、冷漠和超脱。他们把自己比喻为狼，表示与现实社会针锋相对，格格不入。作者反复运用拟人化和拟狼化的手法，把这两个主人公和狼的内在心理交织在一起，揉合成一团，让他（它）们发出同一个心声，分担着同一种命运。父子俩心灵的创伤，以及无以言状的痛苦，以狼作为陪衬，充分表现出来了。这无声的抗议，比万钧雷霆更为炽猛，使读者受到强烈的感染，在内心感到压抑的同时，也深入到了受害者崩溃了的精神世界。当然，作者没有明确指出，或者真正认识到，洛昂父子只是“扩军备战”的直接受害者，甚至因而笼统地对人类、对社会表示不满和愤恨，是本书思想性的一个弱点。

最后，作者大量运用了内心独白的表现手法。他通过主人公的直接的内心独白和由作者代替主人公的间接的内心独白的方式，时而冷嘲热讽，时而慷慨陈词，从不同的

角度，直截了当地摆出本人的观点、态度。他阐述武器发展的历史过程，谈到了军备竞赛的惊人开支及其危害，当权人物和平民百姓在原子战争威胁下的不同处境等等，一句话，他说来说去不离一个“恨”字，恨杀死巴斯加尔的原子武器，恨制造这种武器的人和社会，恨一切。作者不论漫步在科西嘉岛的海滩，还是和巴斯加尔进行生动有趣的对话，不论在娓娓动听地叙述神话般的传说，还是在爱洛特堡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他都会笔锋急转，发表一通短小精悍的议论，让人感到突兀，却不腻烦。表面看来，这些议论似乎和故事情节发展无关，但实际上起了强烈的渲染作用，衬托了情节的发展。

作者在书中还运用了“意识流”和某些现代派作家的写作技巧。如开头使用的倒叙法和以后的经常性的回忆；比喻和象征；梦幻与事实的重复出现；幻觉与现实的交替变换等等。这些手法，作者挥洒自如，应用得恰如其分，非但不使人有冗赘之感，而且使人感到逼真、新鲜；作者利用这些手法，突出了人在瞬息间的意识与感觉的巨变，并随着书中人物意识活动的发展和需要，让时间和空间也任意跳跃，纵横奔突。所有这些，都加强了艺术的表现力量，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刻划。

除此之外，书中的次要人物，如维克多、凡尔登、玛丽奈特、老医生等，虽然着墨不多，但各有性格特征，栩栩如生；作者对奥凡涅省及科西嘉岛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狼和疯马格斗的场面，以及对一些优美的民间传说的

描绘，笔触细腻，都起了“绿叶扶持”的作用，与主要线索交相辉映，使小说显得跌宕多姿，色彩斑斓。

在我国文苑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的今天，特别是对我国小说的传统写法正力求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的今天，把这部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也许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借鉴作用吧。

韩 沪 麟

一九八〇年九月

注：本书注释均系译者所加。

无论谁也不会比我哭得更加悲伤。

自从在科西嘉岛的上空，我们看见这黄色的斑点爆炸以后，谁也不会比我哭得更加凄厉。这突如其来的亮点，就是飞机毁灭的地方。起初，我们什么也没听见，但几十秒钟以后，我们就感受到了冲击波。这件事发生在六月的一天，在宁静的大海上，晴空万里。先是一阵铝屑飘落下来，继而我们看见了那顶决定命运的降落伞。

呵！无论谁的心头之火也不会比我燃烧得更炽烈。

一只脱离机身的喷气推进器，在后面拖着烈焰强力推动下，飞速向海面栽下来。它在大海的波涛中发出一阵噼啪声沉下去了。但这柱火束的威力比之吞噬我心灵的烈火还远为逊色呢。

推进器浸入水中不见了。大概，它已越来越缓慢地在绿色的大海里沉坠，沉向那漆黑的万丈深渊。我与它一块沉了下去。谁也不会比我沉得更深。在漆黑如夜的沙底上，海蟹向我爬来，它们的鳌子把我撕得粉碎，它们把我分而食之。神秘的鱼儿在我周围盘旋翻腾着，它们习惯生活在巨大的水压下，一旦被人钓起，拖到大气之中，它们就要爆开。海星在我的痛苦里做窝，章鱼无声无息地伸展着身子。我在庄严的寂静中呆着，一直呆到那一天的到来；我

与你单独地在一起，我亲爱的小宝贝，我与你单独地在一起。

单独地和你在一起呀，我于人类就没有牵连。我无话可说。生命于我毫无意义。再见吧，旧时的伙伴们，我不再是你们中的一员。我亲爱的小宝贝呀，有你作伴，我曾经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但就在你去的时，我也永远地去了。我早已离开你们了，伙伴们。如果有朝一日，你们还记得我，请只要说一句：他曾是我们的朋友，他曾以最大的决心勇敢地战斗过，他从未怨天尤人，他活下来了。在他的生命中，他曾试着避免命运的摆弄，以保持自己的尊严，然而他也懂得保持缄默。

但是，无论谁也不会比我叫喊得更加凄厉。但这仅仅是无声的叫喊。我如同向死神狂吠的畜生一样，张大了嘴，我象狼一样张大了双颚，但我的叫喊声仍卡在我的嗓子里。

当一切都结束了，我回到家里，把手提箱放在地毯上，我开亮电灯，在前厅的镜子里端详着自己。我这才知道，我苍老了多少呀！我是一个心灵已被碾碎的人。我象眼泪已淌干的人们那样，行动呆滞，他们已超脱了凡尘俗世，飞上天了。

我已经交出了过路费，我付清了赎身金，我不再是你们中的一员。再见吧，弟兄们。请让我过去，请让一个可怜的幸存者过去吧。

二

“你还记得吗，爸爸？我小的时候，你给我买过一辆银灰色的英国玩具汽车，我在睡觉前，总是把它放在枕头下面。爸爸，你还记得吗？”巴斯加尔问我。

“记得，可你现在长大了。”

“你知道，我快要十岁了。”

在爱洛特堡底层的镶石大厅里，我们坐在炉火熊熊的大壁炉前的黑皮长沙发上，当中放了一张棋盘，我的棋正占着上风。

“我经常把这辆汽车丢了，但每次它又被找了回来。你说，它会给我带来好运。有一个夏天，你带我到海边去，我真的把它丢失在海滩上了，你还记得吗？”

“记得。”

“那天是妈妈去世的周年日，我哭了。”

“别再说这些了。”

“但我是哭那辆汽车呀。”

“也别说了。”

“我们不说，谁还会提起呢？”

“最好谁也别再说这些。”

“走棋吧。”

这时，我们听见外面传来低沉有力的汽车喇叭声。我

们从巴黎来度周末，没想到会有人来。巴斯加尔跳起来，奔到小方格玻璃窗前去张望。他转身说：

“爸爸，我发誓，这是一个奇迹。”

“朗士罗骑士^①来拜访我们了吗？”

“不是。一辆汽车，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那辆汽车。”

“那又怎样？”

“那辆汽车就在这儿。”

“你的玩具汽车那么小，你怎么会看见？”

“但它变大了。真的，我起誓，你来看。”

我起身向孩子走去。真的，一辆银灰色的英国造大汽车刚停在院子里。我的朋友安多纳走下来，他在车窗里就看见了我，向我挥手示意。我们到塔堡的门口去欢迎他。

“你在这儿做什么？”

“想让你们吃一惊。”

“你成功了。巴斯加尔差一点惊得跌倒。”

“我有过一辆和你一样的汽车。”巴斯加尔说。

“那我只能大失所望了。”

“你得知道，你能把他的车子装在身上带走。他的只有八公分长。”

“但它们完全一样。”

“不过小点儿。怎么，你打算吓我们一跳吗？”

^①这是法国《朗士罗，或坐囚车的骑士》一书中的主人公之一。他在湖底由维维雅纳抚养大，爱上了阿杜斯王的妻子、格里爱佛王后，为她经受了各种考验。

“我和你说，洛昂。我终于实现了年轻时代的一个梦。我四十二岁啦，我想我早就到时候了。”

“我比你大三岁。”

“别说了，再说我要哭了。”

“高度计还管用吗？”巴斯加尔把头探出车门问。当我们在闲聊时，他已上车坐在方向盘前。

“管用。你看，正好是海拔一千米，在奥凡涅省的中部，在我的朋友赛居尔的爱洛特堡的院子里。”

安多纳出其不意地用大拇指按了一下，黑皮沙发靠背倒下了。巴斯加尔欣喜地叫了起来，又直起身子，头发散乱了。

“我能在汽车里睡觉吗？”

“你不害怕吗？”

“不。我和车子在一起不害怕。我也不会冷，我有睡袋哩。”

“你还没有看清这辆车子哩。”

安多纳招呼孩子下车，把他领到车后。他打开行李箱，箱里四周铺了一层柔软的漆布。

“真妙。”巴斯加尔说。

“再看下面。格栅就是通风口，打猎时，可以带上狗。”

“这倒象是一所小房子，对狗来说真是再好没有了。”巴斯加尔蹲在里面说。

就这样，这辆大汽车便闯入我们的生活。吃晚饭时，

安多纳和孩子一直在谈论着这辆奇妙的英国大轿车。

“有了这么一辆汽车，什么也别怕了。”巴斯加尔说。

“这倒是真的，我才买了三天，一次也没害怕过。”

“那个高度计也挺适用。”

“当然，你就是登上埃弗尔铁塔^①，表上也能指示出高度。”

“爸爸，你如果有这么一辆车子才省钱呢，旅行时不用下旅馆了，可以睡在里面。”

我忍住没笑出声来。孩子的经济观念常和妇女的一样，总是别具一格的。

第二天早上，巴斯加尔坐在车后的行李箱里，我们关上箱门。我们要开四十公里。

“猜猜看，我们现在在哪儿？”安多纳打开车里面通向行李箱的隔板问道，“你不感到太闷热吗？”

“在多尔纳机场。谢谢，舒服极了。”

“再见，巴斯加尔。我见到你很高兴，我这就上飞机。”安多纳抱吻了孩子，握着我的手，向我眨眨眼；然后，他手里拿着黑皮公文包，径直向跑道走去。

“他疯了吗？”巴斯加尔转身向我说，“他把车子忘了。”

我们折回停车场。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圈，打开车门，坐在方向盘前。

“我真不懂。”巴斯加尔说。

^①在巴黎。是法国最高的铁塔。

“看你夜里在车上睡得那么香，他不愿把车带走了，卖给我了。”

“那他自己呢？”

“他再买一辆新的。工厂总在生产，你不是不知道。”

“新的也没有我们这辆好。我忘了问他这部车子能开多快。”

“两百多公里吧。”

“小心点好。”

“别担心。他在走前已调好车速了。”

我们开了一会，孩子问道：

“爸爸你说，车子会出故障吗？”

“一般说不会。怎么啦？”

“出故障好。预料不到会发生什么事，车子出事才好玩呐。”

“你很喜欢看热闹？”

“是的，还很喜欢呢。”

三

孩子和我现在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但这样的生活来之不易呀。当孩子快出世时，我和西方世界几百万年青人一样，不能接受终生贫困的想法。我发疯似的狂热地工作着。就靠了这股劲儿，每年都有不少西方人爬上了某个企

业的总经理的位置。以后，他们又累死在日夜奔波的汽车上，他们终于心律衰竭，心脏停止跳动。他们的宝座空不了几个小时，一批新的牺牲品，也就是在生存的角逐中造就成的一群更年青的野心家，就会蜂拥而至，你争我夺。

他的妈妈，虽说已经相当漂亮，但就象千百万年青的西方女子一样，切望着要变得更漂亮。她怕胖，就节制饮食；盛夏一来，她就希望我陪她去地中海度假，让她尽情地晒太阳。这样，整个夏天，在一望无际的海边，成千上万的年青人，裸露着优美的身体，在灼热的阳光下躺着。当秋天到来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被太阳灼伤的妇女们住院。那些肺部受感染的青年女子，搭上开往北方的火车，费用由社会保险基金支付。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她们放在某一家疗养院的病床上。这个疗养院就如在山中搁浅的一艘大客轮，从它们无数扇舷窗里射出昏黄的灯火，穿透傲然的夜幕。

我是幸存下来了，但我的妻子却完了。巴斯加尔两岁时的那个夏天，我没能度假。我留在城里，象疯子一样抓着电话筒工作，我的妻子和孩子到那倒霉的大海上去了。每天清晨，我的妻子租一艘脚踏帆船到海上去赤身露体地晒太阳。热得受不了时，我想，她一定不时地泡在海里。总之，一个晴朗的早晨，一条渔船把这只被人遗弃的脚踏帆船拖到了浮动码头，人们只是在这条船的白漆条板座位上找到一顶黄色游泳帽和一副太阳镜。我收到电报后就飞去了。我们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她的尸体。尸体大概充血后

又沉了下去，湍流又把她冲向远方。当我走到旅馆的幼儿室时，孩子正在贪婪地吃着面糊糊。他把小朋友一一向我作了介绍，弄不懂我为什么老是心不在焉。我们返回巴黎时，他惊奇地发现妈妈没有回来，一个人留在大海里。她永远呆在那里了。我们甚至都不能在她的坟墓前致哀。浩淼的大海便是她的墓地。她已经无影无踪了。

“你在想什么，爸爸？”巴斯加尔问。

“什么也不想。”

我摇摇头，装出一些笑容。自上星期在爱洛特堡度过周末后，我们回到巴黎已经三天了。我在办公室忙碌不堪，几乎没什么余闲和孩子谈谈。

“今天上班上上什么课？”

“我们听麦哲伦^①的航海故事来着；

“‘陛下知道我们二十七个人仅坐着一艘战舰回来。陛下曾派出五艘战舰，统一归智力非凡的船长费南多·麦哲伦指挥。陛下知道我们找到了樟脑、桂皮和珍珠。他庄严地充分肯定了我们的环球旅行。他肯定了我们由西方出发，从东方回来。’背得不坏吧，嗯？”

“不坏，还蛮好哩。”

“这些话是谁说的？”

^①麦哲伦：（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第一个周游世界的人，在菲律宾被杀。